

〔英〕

威廉·戈尔德 著

张镜 何政安

刘英芳

译

蝇王



蝇王

[英] 威廉·戈尔丁 著
张 镜 何政安 刘英芳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威廉·戈尔丁是英国著名作家，一九八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书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名著。

在一次大战中，一架运载疏散儿童的英国飞机被炮火击中坠毁，孩子们沦落到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在没有大人管理的情况下，孩子们开始还能够按照文明社会的准则办事，但后来渐渐地胡闹起来，最后竟发展到相互残杀，伙伴惨死，变成了一群蓬头垢面的野蛮人，海岛也成了一片火海。

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富有哲理意味的小说，全书采用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作家对人性、对社会的探索，受到创作界及评论界的广泛重视。

蝇 王

Ying wang

[英] 威廉·戈尔丁 著

张 镜 何政安 刘英芳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76,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

书号：10326·145 定价：1.80元

ISBN 7-5302-0012-7/I·13

目 录

第一章	螺号声.....	(1)
第二章	山火.....	(31)
第三章	海滩窝棚.....	(50)
第四章	花脸和长发.....	(62)
第五章	水中怪物.....	(84)
第六章	天上怪物.....	(108)
第七章	阴影和高树.....	(125)
第八章	给妖魔的祭礼	(144)
第九章	目睹死亡.....	(169)
第十章	螺号和眼镜.....	(180)
第十一章	城堡岩.....	(198)
第十二章	猎手的呐喊.....	(215)
戈尔丁、《蝇王》及其它.....		(238)

第一章 螺 号 声

那个金黄色头发的男孩顺着岩石往下爬。他爬完了最后几英尺，准备寻路向环礁湖走去。尽管他脱掉了身上的学生运动衫，用一只手提着，可是他的灰衬衫还是粘住了身子，头发贴在前额上。他周围是一个飞机坠落时在丛林里撞击出来的很深的坑穴，活象一个蒸气澡盆。他正在藤萝和残枝断树中吃力地爬行。一只美丽的红、黄两色的小鸟向上空飞去，发出了一声迷人的鸣叫，这叫声激荡出另一种回响。

“嗨！”那声音说，“等一会儿！”

坑穴旁的小树丛颤悠了几下，一串串水珠滴滴答答落下来。

“等一会儿，”那声音喊道，“我被缠住啦。”

金发男孩收住了脚步，用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猛拉了一下长袜，这动作在那么一会儿工夫里使人觉得这丛林不象是丛林，倒象是伦敦市郊似的。

那声音又说话了。

“这么多爬山虎把我缠住了，我动不了啦。”

说这话的人正在从小树丛往后退，细枝条挂住了他油腻的甲克。他裸露的双膝胖乎乎的，被荆棘缠住而擦破了。他弯下腰，小心地摘下那些荆棘，然后转过身来。他比金发男孩矮，可是很胖。他往前走一点，寻找着安全的落脚点，然后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向上望。

“那个拿喇叭筒的人在哪儿？”

金发男孩摇了摇头。

“这是个孤岛。起码我认为这是个孤岛。那是块伸向海里的礁石。也许这里根本没有大人。”

胖男孩似乎大吃一惊。

“飞行员在那边。不过他不在客舱里，在前面的驾驶舱里。”

金发男孩紧眯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礁石。

“别的小孩，”胖男孩继续说，“有些一定出来了。他们一定出来了，是吗？”

金发男孩不慌不忙地向水边走去，极力显出随便但又不是十分明显的无动于衷的样子。胖男孩还是急急忙忙追着他。

“这里真的一个大人也没有吗？”

“我看没有。”

金发男孩一本正经地说，接着露出理想得到实现的喜悦神情。他头朝下倒立在坑穴的中央，对着胖男孩的身影咧开嘴笑。

“没有大人！”

胖男孩沉思了一会儿。

“那飞行员呢？”

金发男孩把两只脚放下来，坐在热气腾腾的地上。

“他一定是把我们扔下以后就飞走了，他不能在这儿着陆。有轮子的飞机不能在这儿降落。”

“我们遭到攻击了！”

“他会安全回去的。”

胖男孩摇了摇头。

“我们朝下落时，我从窗户里往外看。我看见飞机的另一

部分往外冒火哩。”

他从上到下看了看地上的坑穴。

“这就是客舱坠地时撞击出来的吧。”

金发男孩伸出手，抚摩着一根树干参差不齐的断裂处。这时，他似乎对这根树干很感兴趣。

“客舱怎么啦？”他问道，“客舱现在在哪儿？”

“那一阵暴风雨把它冲到大海里去了。和那么些树干一道流下去，不会有太大的危险。里面一定还有一些孩子。”

胖男孩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拉尔夫。”

胖男孩等着拉尔夫问自己的名字，可对方却忽略了这正常交往的礼貌。那个名叫拉尔夫的金发男孩只微微笑了笑，接着站起来，又向环礁湖走去。胖男孩紧紧地跟着他。

“我想我们还有许多人在这里。你看见别的人没有？”

拉尔夫摇摇头，同时加快步伐往前走。他跨过一根树枝，猛的一下被绊倒在地上。

胖男孩站在拉尔夫旁边，气喘吁吁的。

“我姨叫我别跑，”胖男孩解释说，“因为我有气喘病。”

“气喘？”

“是呀。你看不见我喘气？我们学校就我一个有气喘病。”胖男孩带着一点得意的神情说，“我三岁就戴眼镜了。”

他摘下眼镜给拉尔夫看，眨着眼笑了笑，然后在他那肮脏的甲克上擦了擦眼镜。一种痛苦和聚精会神的表情，改变了他脸上苍白的轮廓。他抹去了面颊上的汗珠，迅速地在鼻梁上试了试眼镜。

“那些野果！”

胖男孩向坑穴四周瞥了一眼。

“那些野果，”他说，“我想……”

他戴上眼镜，从拉尔夫身边慢慢走开，接着就低头钻进纷乱的树叶里。

“我一会儿就出来。”

拉尔夫小心翼翼地摆脱了身上的牵挂，悄悄穿过茂密的树叶溜走了。不一会儿，他身后又传来了胖男孩的呼哧声。他急匆匆地朝仍旧展现在他和环礁湖之间的那道帷幕走去。最后，他爬过一段折断的树干，来到丛林外面。

岸边长满了棕榈树，有的笔直，有的歪斜，有的斜对着阳光。葱绿的棕榈叶，一直伸到一百来英尺的高空。棕榈树下的地面，是一片覆盖着杂草的沙洲，到处都是倒下的棕榈树的残根断枝，枯烂的椰子壳和棕榈幼苗遍地皆是。这后边便是幽暗的森林和那个张着口的坑穴。拉尔夫站住了，一只手扶在一根灰暗的树干上，定睛凝视着闪闪发光的水面。那边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是一个珊瑚礁，白色的浪花轻轻地拍打着礁石；再过去就是宽阔的大海，海水碧绿碧绿的。珊瑚形成的呈不规则弧形的环礁湖象山池一样平静——湖水呈深浅不同的天蓝色、暗绿色和紫色。棕榈树阶地和海水之间的海滩，象一个尖细的船头，显得一望无际，因为在拉尔夫的左边，棕榈树、海滩和湖水的景色在远处汇合成了一个点。天气始终很热，热浪逼人。

拉尔夫从阶地上跳下来。沙很厚，盖住了他的黑鞋，热浪冲击着他。他感到衣裳很重，于是使劲踢掉鞋，把长袜和松紧吊带一古脑儿脱掉，接着又跳回到阶地上。他脱掉衬衫，站在脑壳般的椰子壳中间，棕榈树和森林的绿色阴影在他皮肤上滑动。他解开腰带钩，拽掉短裤和裤衩，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

望着那耀眼的海滩和海水。

他已经十二岁零几个月了，孩提时代鼓起的肚子已经消失，但是他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害臊。他肩宽背阔，体格粗壮，将来也许能成为一个拳击家。不过他的嘴巴和眼睛却很温柔，没有半点邪恶的神情。他轻轻地拍打着棕榈树干，终于不得不深信身陷孤岛这个现实。可是他又高兴地笑了，头朝下来了个倒立。他又干净利落地纵身站起来，跳下海滩，跪在地上用两手把沙土扫成堆，拥在胸前。然后轻松地坐在那儿，用明亮、激动的目光望着湖水。

“拉尔夫……”

胖男孩也下到阶地上，小心翼翼地坐在那儿，用阶地边当椅子。

“对不起，我去了这么久。那些野果……”

他擦了擦眼镜，然后在他的圆鼻子上试了试。眼镜框已经在鼻梁上印上了一道很深的浅红色的“V”形痕迹。他颇不以为然地审视着拉尔夫的金黄色身躯，然后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衣裳。他把一只手放在拉链的一端，拉链向下一直拉到胸膛。

“我姨……”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把拉链拉开，并且从头上把甲克脱下来。

“好啦！”

拉尔夫从侧面望着他，没有吭声。

“我想我们应当知道大家的名字，”胖男孩说，“列个名单。我们应当开个会。”

拉尔夫没有理解他暗示中的含义，因此胖男孩只好又继续往下说。

“他们叫我什么我都不在乎，”他对拉尔夫完全信任地说，

“只要他们不象在学校时那样叫我就行。”

拉尔夫稍微显出一点感兴趣的样子。

“他们过去叫你什么？”

胖男孩朝身后瞥了一眼，然后躬身向着拉尔夫。

他悄悄地说：

“他们过去叫我‘比奇^①’。”

拉尔夫狂叫一声，跳了起来。

“比奇！比奇！”

“拉尔夫，你别……”

比奇不安地紧握着双手。

“我说过我不想……”

“比奇！比奇！”

拉尔夫手舞足蹈地跑到海滩炎热的空气里，然后象一架战斗机似的又跑回来，翅膀后掠，朝比奇打机关枪。

“嗒嗒——嗒！”

他俯冲到比奇脚下的沙土地上，躺在那里大笑。

“比奇！”

比奇无可奈何地咧嘴笑了笑。他虽然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但能得到别人这点儿承认，仍使他感到高兴。

“只要你别告诉别的人就行……”

拉尔夫格格笑着朝沙堆里钻。痛苦和聚精会神的表情又浮现在比奇脸上。

“我去一会儿。”

比奇赶紧折回树林。拉尔夫站起身来，快步往右边走去。

这里，海滩突然被这幅风景画的正方形边框隔断：一块粉

① 比奇的英语原意是“小猪”（Piggy）。

红色花岗岩大台地，不协调地延伸开去，穿过森林、阶地，穿过沙地和环礁湖，形成一道四英尺的防波堤。堤上覆盖着一层薄土和杂草，以及小棕榈树的浓荫密影。这里没有足够的土壤供它们生长，所以当它们长到约二十英尺时就枯死了。那些倒下的树干纵横交错，在上边坐坐倒很方便。没有倒下的枯死的棕榈树形成一片绿色的篷顶，从环礁湖水面反射出的光线，纷乱地颤动着映照在篷顶下面。拉尔夫爬上台地，这里有阴凉，他感到凉爽。他闭上一只眼，弄明白了他身上的阴影确实是绿的。他向台地通海的那边走去，然后站在那儿俯视湖水。湖水清澈见底，热带水生植物和珊瑚开的花闪闪发亮，一群群闪闪发光的小鱼到处翻着浪花，拉尔夫发出喜悦的感叹：

“啊！”

台地过去，大自然的景色更迷人了。上帝的某种行动——一阵台风，或许是他送到这儿的那场暴风雨——在环礁湖里边堆积起一道沙堤，于是在海滩上形成了一个又长又深的水池。在更远的那一头，是一道高高的粉红色花岗岩壁架。一般说来，海滩的水池从表面看好象深不可测，实际上并不深。拉尔夫以前上过当，所以这一次他根本没想过水池有多深。可是这海岛却名副其实，这难以置信的水池——它只在涨潮时受到大海的侵袭——一端水很深，深得发绿。拉尔夫仔细视察了整个三十码的水面，然后纵身跳入水中。湖水比他的体温高，他仿佛在一个大澡盆中游泳。

比奇又出现了，他端坐在岩石的壁架上，略带妒意地注视着拉尔夫年轻、白嫩的身躯。

“你一点也不会游。”

“比奇。”

比奇脱掉鞋袜，小心地放在壁架上，然后用一只脚尖试了

试水温。

“真烫！”

“你以为会怎么样？”

“我什么也没有以为。我姨……”

“去你的，又是你姨！”

拉尔夫潜入水里，睁着两只眼在水下游泳，看见水池的沙缘象山坡一样。他翻过身来，翘起鼻子，一道金光不停地跳动，正好照射到他的脸上。比奇看来下了决心，开始脱短裤。这时，他赤条条地光着全身，又白又胖，蹑着脚走下水池的沙坡，坐在那儿，池水淹没了他的脖子。他得意地朝拉尔夫微笑着。

“你不打算游泳吗？”

比奇摇了摇头。

“我不会游。家里不许游。我有气喘病……”

“去你的，又是你的气喘病！”

比奇以一种谦卑的耐性忍受着这种侮辱话。

“你一点也游不好。”

拉尔夫向后游下斜坡，把嘴巴浸在水里，往空中喷一口水。他抬起下巴颊来说：

“我五岁就会游泳了。爸爸教我的。他是个海军中校。他请准假就会来救我们的。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比奇突然涨红了脸。

“我爸爸死了，”他很快地说，“而且我妈……”

他摘下眼镜，想找件东西来擦一擦，可是没找到。

“我一直跟我姨一块住。她开了个糖果店，我过去有的是糖吃。要吃多少就有多少。你爸爸什么时候来救我们？”

“他能够来，马上就会来的。”

比奇从水里站起来，身上滴着水，赤条条地站着，用一只短袜揩眼镜。这时，他们唯一能够听到的声响，就是那穿过上午的热浪滚滚而来的浪击礁石的长啸。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拉尔夫懒洋洋地躺在池水里。睡神在同他搏斗，就象空中的幻影与环礁湖的光华争奇斗艳一样。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因为，”拉尔夫心想，“因为，因为……”浪击礁石的呼啸渐渐远去。

“他们会在机场告诉他的。”

比奇摇了摇头，把他那闪着光的眼镜戴上，向下望着拉尔夫。

“他们不会的。你没有听见飞行员讲原子弹的事吗？他们全都死了。”

拉尔夫爬出水面，与比奇面对面站着，他在沉思着这个不寻常的问题。

比奇继续站在那儿。

“这是个孤岛，是吗？”

“我爬到一块岩石上去过，”拉尔夫慢腾腾地说，“我想这是个孤岛。”

“他们全都死了，”比奇说，“而这是个孤岛。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你爸爸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他的嘴唇颤抖起来，眼镜蒙上了一层水雾。

“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待到死。”

说到这儿，热空气似乎变得更热，变成了一种具有威胁力量的重压，环礁湖也用刺眼的光芒向他们冲击。

“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拉尔夫低声说，“在那儿。”

比奇快步穿过沙地，忍受着阳光的炙烤，跨过台地，找到散乱的衣裳。拉尔夫重新穿上灰衬衫，感到异常兴奋。然后他爬到台地边，在绿荫下一根树干上坐下。比奇爬上台地，用两只胳膊夹着大部分衣裳，然后在环礁湖前面小石崖附近的一根断树上小心地坐下来，湖水反射的斑驳的光亮在他身上晃动。

过了一会儿，比奇说：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人。我们得想点办法。”

拉尔夫没吱声。这是个珊瑚岛，太阳光晒不着，他没搭理比奇不吉利的话，而是一味沉浸在快乐的梦想里。

比奇固执地问：

“我们这儿有多少人？”

拉尔夫往前走了走，站在比奇身边。

“我不知道。”

阵阵清风，不时地在热雾下平滑如镜的水面上荡漾。清风吹到台地，棕榈叶发出低语，太阳的点点浮光在他们身上滑动，好象光灿灿的飞行物在绿荫下跳动。

比奇抬头望着拉尔夫。拉尔夫脸上的阴影全是倒的，环礁湖反射的绿色部分在脸上部，光亮部分在脸下部，一抹淡淡的阳光从他头发上慢慢掠过。

“我们得想点办法才对。”

拉尔夫仔细瞧了瞧比奇。这里毕竟是憧憬过的但一直没能找到的好地方，而现在这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拉尔夫的嘴唇张开来，喜悦地微微一笑。比奇误以为拉尔夫的微笑是赞同他的话，于是也高兴地笑起来。

“如果这真是个孤岛……”

“那是什么？”

拉尔夫突然敛住了笑容，用手指着环礁湖。水生植物中有一个乳白色的东西。

“一块石头。”

“不。是一个贝壳。”

比奇突然一本正经地激动得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没错儿。是个贝壳。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是在人家的后墙上看到的，人家管那叫海螺。只要他一吹，他妈妈就来了。海螺可是个宝贝……”

拉尔夫肘部附近，一株棕榈树苗迎着环礁湖长着。贫瘠的土壤支撑不了它的重量，鼓出一个包，小树很快就要倒下去。拉尔夫把树拽出来，用它往水里到处捅。这时发光闪亮的鱼群在水里游来游去。比奇探着身子，很危险。

“小心！你会把贝壳弄碎的……”

“别吭声。”

拉尔夫漫不经心地说着。贝壳很漂亮，惹人喜爱，是一种贵重的玩具。但是他的白日梦的幻影仍然纠缠着他，不时地在他与比奇之间闪现。对他的幻梦来说，比奇显得毫不相干。棕榈树弯曲了，它把贝壳推到水草另一边。拉尔夫用一只手当支点，用另一只手往下压，直到贝壳水淋淋地升出水面，比奇一把抓住它。

现在，贝壳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拉尔夫也很激动。比奇喋喋不休地唠叨着：

“……是个海螺，很值钱。我敢说，要是你想买一个，就得花很多很多钱……人家把它挂在花园的墙上，我姨……”

拉尔夫把贝壳从比奇手里拿过来，一些水滴滴在他胳膊上。贝壳呈浅乳白色，有些地方还间以淡淡的粉红色。从露出一个小洞的那一端到粉红色的螺口之间，有十八英寸长。这

一部分呈螺旋形，上面有花纹。拉尔夫把贝壳里的沙子抖出来。

“……哞哞的象牛叫，”比奇说，“那家人还有些白玉石，还有个鸟笼和一只绿鹦鹉。当然，人家不吹白玉石，人家说……”

比奇停下来喘口气，接着敲了敲拉尔夫手里那个闪光发亮的东西。

“拉尔夫！”

拉尔夫抬起头来望望他。

“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把其他人叫来，咱们开个会。他们听到我们的号声就会来的……”

比奇冲拉尔夫微笑着。

“原来你就是这个意思，是吗？所以你要把这个海螺从水里捞出来？”

拉尔夫把他的金色头发往后捋了捋。

“你的朋友是怎样吹海螺的？”

“往里吹气，”比奇说，“我姨不让我吹，因为我有气喘病。人家说应当从底下这儿吹。”比奇把一只手放在鼓起的肚皮上，“你试试看，拉尔夫。你会把别人叫来的。”

拉尔夫将信将疑地把海螺尖的那一头对着嘴吹起来。螺口传出了一阵急促的声响，此外再没别的声音了。拉尔夫擦去了唇边的口水，又试了一下，海螺还是没有声音。

“你往里吹气。”

拉尔夫鼓起双唇往海螺里吹气，结果发出一种低沉的放屁似的噪音，逗得两个孩子大笑起来。拉尔夫又吹了几分钟，吹吹笑笑。

“你从底下这儿使劲吹。”

拉尔夫抓住这个要领，运气往海螺里吹。海螺立刻发出声

来。一种深沉、粗犷的声调在棕榈树下鸣响，穿过纵横交错的树林向四面八方传播，而且从浅红色花岗岩山峦那边传来了回响。一群群小鸟从树梢飞起，一些小动物在小树林中尖叫着跑开。

拉尔夫把海螺从嘴唇边拿开。

“啊呀！”

拉尔夫平常的说话声同粗犷的螺号声相比，就象窃窃低语。他把海螺对着嘴，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吹起来。螺号声又响了。由于他吹得更起劲，螺号的调子提高了八度，比刚才更响亮震耳。比奇在嚷着什么，他脸上显出高兴的样子，眼镜闪闪发光。鸟儿叫起来，小动物到处乱窜。拉尔夫没气力了，螺号的调子降低了八度，变成低沉的呜呜声和急促的气流了。

螺号声停了，它发着晶莹的光。拉尔夫的脸由于用气过度而涨得发紫。海岛上空到处是小鸟的喧闹和响彻四方的回声。

“我敢说几英里外也能听得见。”

拉尔夫运足了气，吹出了一连串短促的爆破音。

比奇大叫一声：“来了一个！”

一个小孩在海滩附近大约一百码的棕榈树丛中出现了。他是个男孩，大约有六岁左右，长得结实，漂亮，身上的衣裳撕破了，脸上沾着黏糊糊的野果渣。他的裤子由于要撒尿显然脱下来过，但只提回了一半。他跳下棕榈树阶地，走进沙地，裤子掉到了脚踝上。他干脆踢掉裤子，快步向台地走去。比奇帮了他一把，把他拉上来。拉尔夫继续吹螺号，直到听到有人在树林中呼喊为止。小男孩蹲在拉尔夫的面前，高兴地仰着脑袋望着他。当小男孩确信正在有目的地采取行动时，脸上显出满意的神情，同时把他唯一干净的一个拇指塞进嘴里。